論《切韻》麻韻和佳韻在吳方言中 的演變與分合**

鄭 偉*

摘 要

漢語方言的音韻演變包括連續式、離散式、疊置式三種基本方式(徐通鏘 1991),在共時層面分別由基本讀音(主體層)、特字讀音、文白異文 來體現。本文説明:(1) 麻二、麻三、佳韻可分別追溯至共同吳語的 [*o]、[*ia]、[*ai],來自連續式音變,同時也跟徽、老湘方言的變化相平行。(2) 麻二、佳韻部分特字的讀音反映了麻佳同韻的音類關係,從《切韻》韻目排序、《經典釋文》反切、古漢越語、日譯吳音、閩方言等資料來看,它屬《切韻》時代的吳音特徵。(3) 麻三字 [*ia] 的演變體現出南、北吳語屬、切韻》時代的吳音特徵。(3) 麻三字 [*ia] 的演變體現出南、北吳語中聲母性質決定的條件音變。南部吳語的麻三字有 [ia]、[io]、[i] 三種基本類型,是由其共同前身 [*ia] 經歷不同的音變而來。(4) 蘇州、紹與型吳語麻二見系的所謂文讀 tçio¹(「家」),是本地白讀韻母 [o] 與北方文讀聲母 [tc]的音系折合。(5) 上海、蘇州型吳語麻二見組的所謂白讀 ka¹(「家」),是官話型的老文讀替換了本地的老白讀 ko¹的結果,同時和江淮、西南、贛方言的白讀音與閩方言的文讀層來源相同,後來才接受更晚的官話型的 tçia¹作為新文讀。

關鍵詞:切韻、漢語語音史、吳方言、麻韻、佳韻、比較方言學

²⁰¹²年4月20日收稿,2012年9月29日修訂完成,2013年1月31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上海師節大學語言研究所副教授。

^{**} 本文初稿曾在 2011 年 11 月復旦大學舉辦的「漢語方言語音層次學術研討會」上官讀。

一、引 言

不少學者已指出,《切韻》(601)的韻目順序並不是隨意的,而是以其實際讀音爲標準,把語音相關的韻排在一起。¹麻、佳二韻在北宋《廣韻》(1008)中出現在不同的位置,佳韻爲上平聲第十三,麻韻爲下平聲第九,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裴務齊正字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則是按「歌・佳・麻」排列的。陸德明《經典釋文》對麻、佳韻也不加區別(水谷眞成2005: 142)。音韻學界一般認爲《切韻》時代的麻韻二等 *a、三等 *ia 和佳韻二等 *æi 主元音接近。²《中原音韻》的「家麻」韻包括了《廣韻》麻(開口二等)、佳(部分)韻,透露出二者合流的信息。

現代吳語中麻、佳二韻的音韻變化,遠比中原官話複雜,其中既包括了自身演變的不同階段,還有受不同時期北方官話的影響而產生的層次疊置。以地處「淮南江北海四頭」的江蘇啓東呂四鎮爲例(該方言屬吳語太湖片毗陵小片),其「家」字就有 5 個讀音:ka¹人~、自~/kuɛ¹我~、娘~/ko¹當~人/tcyo¹~私/tcia¹專~。³本文擬在漢語語音史的背景下,運用層次分析和比較方法,依次討論:(1) 現代吳語中麻二、麻三、佳韻字由連續式音變產生的基本讀音層;(2) 從共時音類的分合和文獻材料看麻二、麻三和佳韻字由離散式音變產生的特字讀音層;(3) 疊置式音變形成的文白異讀層,並透過文讀層,觀察漢語史不同階段的北方官話對吳語的影響。

會上承蒙鄭張尙芳、王福堂、王洪君諸位教授的鼓勵與賜教,陳忠敏教授也對本文提出了 諸多中肯的修改建議,並不時與筆者討論語言層次理論和諸多具體的問題。還要感謝《漢 學研究》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使本文從結構到內容的質量上都有了進 一步的提高。文中尚存錯漏,責任在於作者。

¹ 魏建功、李思敬、尾崎雄二郎、黄耀堃等學者均發表了類似的看法,可參看黃耀堃(2004: 252)。

² 本文的中古擬音主要參考了李新魁(1991:118-119)。

³ 參看盧今元 (2007: 55-122) 的「同音字表」部分。

二、麻韻和佳韻的主要讀音層

(一) 麻韻開口二等字 [*o]

麻韻二等字在北方方言的表現大體一致,幾乎都沿襲了《切韻》時代的音值 $*a \cdot ^4$ 麻二字的元音在吳方言中則沿著 a > a > o > o > u 後高化的方向發展。下面以北部吳語(太湖片、台州片、宣州片)和南部吳語(金衢片、上麗片、甌江片)的若干方言爲例: 5

	太平	呂四	無錫	蘇州	南匯	德清	紹興	桐廬	寧波	天台
爬	hva ²	by ² 耙	bu ²	bo ²	bo ²	bo ²	bo ²	buo ²	bo ²	bo ²
馬	ma ³	$m\gamma^3$	mu ⁴	mo ⁶	mo ⁴	mo ³	mo ⁴	muo ⁴	mo ⁴	mo ⁴
茶	fiza ²	dzyo ²	zəw²	zo ²	zo ²	zo ²	dzo ²	dzyo ²	dzo ²	dzo ²
沙	sa ¹	çyo¹	səw ¹	so ¹	so ¹	so ¹	so ¹	çyo¹	so ¹	so ¹
家	ka ¹	ko ¹	ka ¹	ka¹	kA^1	ka ¹	ko1	kuo ¹	ko ¹	ko1
牙	ŋa²	no ²	ŋa²	ŋa²	\mathfrak{g}^2	ŋa²	ŋo²	ŋuo²	ŋo²	\mathfrak{yo}^2
下	ya ⁵	γo ⁴	hu ⁶	ho ⁶	60^6	ho ⁶	ho ⁶ ~飯	huo ⁶	fio ⁶ ∼降	$\mathrm{ho^4}$
啞	ŋa³	ŋo³	u^3	o ³	o ³	\mathfrak{d}^3	o ³	uo ³	o ³	o^3

表一 北部吳語麻二開口字的讀音

麻二字讀 [o] 的北部吳語最多,除了上表所列的方言,至少還有:寧國莊村、黃山永豐、涇縣(茂林、厚岸)、青陽(陵陽、童埠)、靖江、江陰、溧陽、宜興、丹陽、常州、海門、上海、嘉定、南匯周浦、嘉善、吳江盛澤、崑山、松江、海鹽、桐鄉、平湖、紹興、餘姚、新昌、諸暨、臨安、富陽、蕭山、湖州、長興、安吉、舟山、鄞縣、鎮海、寧海、奉化、臨海、溫

⁴ 張琨(1985: 248-249) 曾經討論過麻韻二等字在 15 個吳語方言(其中 6 個點為南部吳語) 裏的演變,但因當時吳語的調查還不充分,材料不夠豐富,故而只能作出大致的觀察。

⁵ 語料來源:太平(蔣冰冰 2003)、呂四(盧今元 2007)、無錫(曹曉燕 2003)、蘇州(葉祥苓 1988)、南匯(陳忠敏 1987)、德清(徐越 2007)、紹興(王福堂 2008)、桐廬(浙江省桐廬縣縣誌編纂委員會等 1992)、寧波(徐通鏘 1980 未刊之調查字表)、天台(戴昭銘 2006)。

嶺等。有些方言的麻二字在音値不同於 [o],如讀 [ω] 的有湖州雙林、嘉興、奉化;讀 [u] 的有常熟、昌化。其他如:寧國南極 [ua]、寶山羅店 [ʌɤ]、餘杭 [uo]、啓東四甲 [uuo],都是各自方言的韻母在高元音 [o] 或 [u] 階段以後裂化的結果。

有些方言的麻二字出現條件性音變,如啓東呂四的唇音聲母字讀 [x],其餘都讀 [o]。桐廬方言在塞擦音聲母後讀 [yo],其他聲母後都讀 [uo]。啓東四甲的情形稍微複雜些,塞擦音聲母字讀 [yo],唇音聲母字讀 [o],舌根音、喉音聲母字讀 [uo](鮑明煒等 2002)。

麻二見系字在多數南方方言有舌面 [tc]、舌根 [k] 聲母的文白異讀,吳語也不例外。除了聲母所表現出的層次疊置,不少吳語的麻二字在韻母元音上也有文白層次的不同。比如麻二讀 [o] 的不少方言,其見組字和佳韻見組字(街解矮)一樣讀 [a],這類「麻佳同韻」的形成就是麻二字的韻母受到了官話 [a] 的影響所致,從層次來源上說屬於文讀層。如無錫方言的唇音讀 [u],舌齒音聲母字(拿茶渣叉沙)讀 [əw],舌根音聲母字讀 [a] (家架牙)。具體問題下文再談。受江淮官話影響更甚的吳語宣州片,如銅陵太平、繁昌城關、宣州裘公、貴池(灌口、茅坦)、黃山廣陽、當塗(年陡、湖陽)等,這些方言中的麻二字已不具有讀 [o] 的典型特徵,在所有聲組後一律讀作 [a],完全爲官話型。

	金華	義烏	衢州	廣豐	常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文成	溫州
爬	bya ²	ba ²	ba ²	ba ²	bie ²	bu ²	ba ²	bo ²	bo ²	bo ²
馬	mya³	ma ⁶	?ma ⁵	ma ⁴	mie ⁴	m ⁴	ma ⁴	mo ³	mo ⁴	mo ⁴
茶	dzua ²	dza ²	dza ²	dza ²	dza^2	dzua ²	dza ²	dzo ²	dzio ²	dzo^2
沙	sua¹	sa ¹	sa¹	sa ¹	se^1	sa ¹	sa¹	so ¹	so ¹	so ¹
嫁	kua ⁵	ko ⁵	ka¹	ka ⁵	ka ⁵	kua ⁵	ia ⁵	io ⁵	ko ⁵	ko ⁵
牙	ua^2	ho^2	ŋa²	ŋa²	ηa^2	ŋua²	ŋa²	\mathfrak{yo}^2	ŋo²	\mathfrak{yo}^2
下方位	ua ³	60^6	zia ⁶	xo ⁴	ho ²²	ua ⁴	a^4	io ⁴	ho ⁴	ho ⁴
啞∼ੲ	ua ³	\mathfrak{d}^3	?a³	o ³	\mathfrak{d}^3	u ³	a^3	o ⁵	o ³	o^3

表二 南部吳語麻二開口字的讀音6

⁶ 語料來源:金華、廣豐、常山、龍游、遂昌、雲和、文成、溫州(曹志耘 2002),義烏 (方松熹 2000),衢州(錢乃榮 1992a)。

從上表所列方言來看,南部吳語的麻二字同樣經歷了元音後高化演變: *a > a > o > o > u,繼而低化、裂化爲 [uo]、[ua]、[ua]等。其中衢州、遂昌、常山、玉山讀 [a],義烏、開化、泰順、龍泉讀 [o],黄岩、湯溪、雲和、慶元、文成、溫州、蒼南、平陽、 7 裏安(陶山)讀 [o],縉雲讀 [u],蘭溪讀 [u]:讀裂化後的複韻母的,如樂清 [ou],東陽、松陽、麗水讀 [uo],龍游、武義、金華讀 [ua],永康讀 [ua],磐安讀 [ua](唇音字變 [xa])。 8

據秋谷裕幸等(2002: 7)的調查,蘭溪方言的麻二字共有 [u yu a ɔ xul] 五種韻母,[u] 韻:耙四齒~bu⁰ | 茶搽 dzu² | 渣 tsu¹ | 查檢~dzu² | 家嘉 ku¹ | 嫁價 ku⁵ | 牙芽 ŋu² | 砑 ŋu⁴ | 蝦 xu¹ | 啞 u³ : [yu] 韻:茶搽 dzyu² | 渣 tçyu¹ | 查 dzyu² : [a] 韻:芭 pa¹ | 沙紗 sa¹ | 家 ka¹ : [ɔ] 韻:巴尾~pɔ¹ | 把 pɔ³ | 耙犁~bɔ⁴ | 麻 mɔ² | 牙 ŋɔ² | 砑 ŋɔ⁴ : [xul] 韻:把 pxul³ | 爬 bxul²。通過和該方言麻三字的今讀音比較,可知 [u]、[yu] 韻是麻二知莊組、麻三章組的合韻層,有無 [y] 介音由聲母性質決定;[a] 韻是受晚期官話影響的文讀音;讀 [ɔ]、[xul] 韻的多爲唇音聲母字。

常山、廣豐、開化、玉山的麻二唇音字有文白層次的區別,白讀爲[ie],文讀爲後高化的[ɔ](開化)、[a](常山、玉山、廣豐)。以開化爲例,兩個層次的例字如下:(曹志耘等 2000: 56-58)

[ie] 韻:p-把1(一~)|b-爬耙1|m-麻1(油~:芝麻)馬1(單說)碼罵[o]韻:p-巴芭疤把2(~握)霸鈀|b-琶杷耙2|m-麻2(~子)馬(~上)從音類分合來看,這幾處吳語的[ie]都屬於麻二、麻三合併的體現,自然和上文所說的麻二字讀後高元音性質不同。

浦江方言麻二字的今讀也頗有特點,其中唇音字讀 [ia],如:巴 pia¹ | 霸 pia⁵ | 爬 bia² | 罵 mia⁶;知、莊組字讀 [ya],如:茶 dzya² | 沙 çya¹;見系字讀 [ia]:家 tçia¹ | 牙 nia² | 蝦 çia¹ | 鴉 ia¹。注意唇音字讀 [ia] 屬白讀,該類字的文 讀音爲 [a] 韻,文讀顯然和官話的影響有關。同屬金華地區的金華、磐安方

⁷ 平陽的麻二唇音聲母字讀 [uo],塞擦音聲母字讀 [io],牙喉音聲母字讀 [o]。(顏逸明 2000: 67-68)

⁸ 金華的唇音字變 [xa],龍游的唇音、喉音聲母字仍爲單元音韻母 [u],其中明母字已自成音節化,來自 *mu>m。

言的麻二唇音字也帶 [ɤ] 介音(曹志耘 2002: 221-222),但這兩個方言其他聲母的麻二字今讀韻母一致,分別爲 [ua]、[uə],而且從層次來源上說,可以斷定是吳語自身演變的結果,而浦江麻二字的 [ya](知系)、[ia](見系)的主元音與其唇音字的文讀音相同,說明它很可能是官話的滲透層次。

從以上對麻二字在北部、南部吳語中白讀音的考察可見,其韻母後高化 爲 [o](或繼續高化、裂化)是麻二字現代吳方言的基本特徵,也是有別於自 《中原音韻》以來的北方官話的創新變化。徽、老湘方言的麻二字也與之類 似。

從文獻材料來看,麻二字在吳語裏發生元音後高化的年代下限是南宋。南宋費袞(無錫人,紹熙年間(1190-1194)國子監免解進士)所著《梁溪漫志》卷7說:「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惏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記載了當時的吳中一帶把「下霜」的「下」(匣母麻韻去聲)讀成「護」(匣母模韻去聲),模韻在現代吳語中仍普遍讀爲[u]、[əu]之類的後高元音,說明麻二的後高化至少可溯至南宋。有兩點需要說明:(1)吳語區表示下霜的說法至少有三種:上海、寧波、杭州、金華等吳語叫「落霜」,溫州叫「降霜」,丹陽、常州、無錫、蘇州叫「下霜」。9吳中即指蘇州一帶,因此《梁溪漫志》的記載與現代吳語完全相合。(2)雖然無法推知南宋時期吳語模韻的音值,但模韻字從《切韻》時代始便讀後高母音,麻二與之相合流的話,也只可能在[u]、[əu] 之類的階段。

上則材料說的是早期吳語的歌模合流,至於歌麻合流,更早一些唐宋時期的詩文押韻資料中已有所體現,能夠反映宋元吳語的南戲用韻(如《張協狀元》、《琵琶記》)也是如此。馮蒸(1997:278-280)將唐宋以後漢語史資料所見的果假二攝合流分作兩種類型:其一,《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切韻指南》三種韻圖將假攝附於果攝,此類型的音變是假攝的前[a]部位後移變[a],再繼續高化爲現代的[ɔ]、[o],南戲押韻資料也屬此類;其二,果攝變入假攝,朝鮮漢字音、漢越音、日譯漢音和北宋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中的果假合流屬於此類,其合併時的音值應是[a]。另外,從南戲押韻

⁹ 除常州、無錫兩處吳語的語料爲我們實地調查所得以外,其他方言的材料均來自李榮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

來看,宋元吳語元音高化後與歌韻合流的麻韻字,基本都是二等字,很少有麻三字(如《張協狀元》〈太子遊四門〉的「奢」字、《琵琶記》〈紅衫兒〉的「遮」字),看來當時的麻二、麻三不同韻。從現代吳語來看,麻三字在北部吳語多數方言會和麻二一樣發生元音後高化,而且幾乎都是章組字,精組字後高化的方言較少,南部吳語則只有少數方言有如此的變化。南戲押韻和南部吳語關係更密,由此,歷史文獻提供的訊息和現代方言保持一致。

(二) 麻韻三等開口字[*ia]

《切韻》的麻韻三等 *ia 只在精組、章組、日母、以母後出現。¹⁰ 麻三字讀 [a] 韻是北部吳語裏最常見的情形,麻三精組字牽涉到有無 [i] 介音,即尖團音的問題,保留尖音的方言則可能讀作 [ia],如江蘇常熟:借 tsia⁵ | 且 tshia³ | 笛 ~對過:對面 tshia⁵ | 寫 sia³ | 卸瀉 sia⁵ | 斜邪 zia² | 謝 zia⁶ (袁丹 2010)。中古以後章組字的三等介音 [i] 在南、北方方言裏多數都被聲母吞沒了,大多數吳語也是如此。當然,如果某個方言的章組字讀 [tc]、[tʃ] 之類的塞擦音,那麼 [i] 介音自然也能有所體現,如江蘇靖江:扯 tchia³ | 舍 cia³ | 射 czia⁶ | 赦 cia⁵ | 佘 czia² | 奢 cia¹ (錢乃榮 1992a),日母字「惹」的音韻表現通常跟章組字一致。以母字的 [i] 介音一般都能保留。先舉若干北部吳語麻三字的讀音爲例:(上、下欄用來區別白讀、文讀,下同)

	太平	呂四	無錫	蘇州	南匯	德清	紹興	桐廬	寧波	天台
借	tçie ⁵	tçia ⁵	tsia ⁵	tsia ⁵	tsia ⁵	t¢ia ⁵	t¢ia ⁵	t¢ie ⁵	t¢ia ⁵	tçia ⁵
寫	çie ³	çia ³	sia ³	sia³	sia ³	çia ³	çia ³	çiε ⁵	çia³	çia ³
斜	ĥziε² 邪	zia ²	zia ²	zia ²	zia ²	zia ²	zia ²	ziε ²	zia ²	zia ²
遮	_	tsa ¹	tsa ¹	tso1	tso1	tso1	tso1	t¢yo1	so ¹	tso1
由	tshei1	tsha¹	tshəw1	tsho1	tsho1	tsho1	tsho1	t¢hyo1	tsho1	tsho1
車	tshei	tsna	เราเอเน	tsno	tsiio	tsiio	tsno	tsha1	tsiio	tsiio
舍宿~	sei ⁵	sa ⁵ 田頭~	sa ³ ~得	so ³ ~得	SE ⁵	SE ⁵	so ⁵	so ³ ~得	so ⁵	so ⁵
百宿~	Sel	çiε ⁵ 宿~	Sa~符	SY ⁵	SE	SE	SE ⁵	Sε ⁵ 雞 ~	50	50

表三 北部吳語麻三開口字的讀音11

^{10 「}爹」字的今讀與其中古音韻地位不符,此不置論。

¹¹ 除德清的材料取自傅國通 1960 年代未刊之調查字表,其他語料的來源同表一。

射	fizei ⁵	za ⁶	za ⁶	zo ⁶		zo ⁶	zo ⁶	zyo ⁶	zo ⁶	zo^6
别	lizei	ze ⁶	Za	20		zε ⁶	ZE ⁶	ziε ⁶	20	20
蛇	fizei ²	za^2	za ²	zo ²	zo ²	$z\mathfrak{d}^2$	zo ²	zyo ²	dzo ²	dzo^2
出匕	11261	Za	Za	20	20	ZJ	20	za ²	uzo	uzo
惹		za ⁴	za ⁴	za ⁶	zA^2	za ⁴	n.ia ⁴	\mathfrak{n} i ε^3	zo ²	
思		Za	Za	Zu	ZA	Za	za ⁴	1,618	20	_
爺	iε ⁵ 夜	ia ²	hia ²	hia ²	hia ²	_	hia ²	iε ¹	hia ²	hia ²

暫且先撇開文白異讀(麻三的文讀音問題詳見下文),只考慮白讀音,可 根據麻三在精組(含以母)、章組(含日母)聲母字後的今讀分合,將北部吳 語劃爲以下類型。

- 1. 蘇州型,即麻三精組字讀 [a] (保留尖音聲母的精組字讀 [ia]) 類韻母、章組字讀 [o] 類韻母 (讀舌面音聲母的章組字則爲 [io] / [yo] 韻)。這類方言包括:常熟、海門、吳江黎裏、南匯、上海、松江、嘉定、平湖、桐鄉、富陽、海鹽、嘉善、餘姚、蕭山、諸暨、新昌、嵊縣太平、寧波、鎮海、鄞縣、象山、寧海、定海、黄岩、天台、臨海、溫嶺(以上方言章組讀 [o]),餘杭、嘉興、德清、長興、安吉、湖州、奉化(以上方言章組讀 [a]),嵊縣長樂(章組讀 [o]),海寧、臨安、餘杭、昌化(以上方言章組讀 [uo]),桐廬(章組讀 [yo]),嵊縣崇仁(章組讀 [x])。昌化、桐廬的麻三精組字讀 [ie],從其轄字範圍看,相當於其他吳語的 [ia] 韻,因此 [ie] 應來自更早 [ia] 的主元音高化,是系統內部的連續式音變造成的,和不少吳語中麻三字來自官話影響的文讀層 [e] / [ie] 情形不同。
- 2. 無錫型,即麻三精、章組字讀 [a] / [ia] 類韻母。這類幾乎都是與江淮官話相鄰的太湖片毗陵小片吳語,如: 啓東(呂四、四甲)、丹陽、常州、金壇、江陰、靖江。不過這類方言中多少還有今讀爲 [o] 的麻三章組字,如靖江「遮車」、江陰「遮車賒捨舍」、丹陽「賒」等。
- 3. 溧陽型,即麻三精組讀 [io]、章組字讀 [o] 韻母。麻三精組、章組字及其麻二字的韻母主元音同爲 [o] 的北部吳語,幾乎只有溧陽一種(錢乃榮 1992a)。例字如:借 tçio⁵ | 姐 tçio³ | 笪 tçhio⁵ | 寫 çio³ | 瀉卸 çio⁵ | 斜邪 zio² | 謝 zio⁶ : 遮 tso¹ | 蔗 tso⁵ | 車 tsho¹ | 蛇佘 szo² | 射麝社 szo⁶ | 除奢 so¹ | 捨 so³ | 舍 so⁵。另外,作爲毗陵小片的吳語,溧陽方言也有部分麻三章組字讀 [A](「捨

舍者也」)。另據耿振生(1993: 208)的考察,早期宜興話也有精組、以母讀 [io] 韻的麻三字,如:爺 $\mathrm{fiio^6}$ | $\mathrm{\phi}$ $\mathrm{fiio^6}$ | 斜 $\mathrm{zio^2}$ \circ ¹²

總之,大多數北部吳語麻三字的今讀按精組、章組字聲母的不同,其主元音形成 [a] 類和 [o] 類的韻母對比。平田直子(2003: 77)認為,北部吳語麻三章組字讀 [o],是因爲受到聲母舌葉音捲舌色彩的影響,再加上 [i] 介音的失落,而讀作圓唇韻母 [o]。上文看到,溧陽、宜興的麻三精組字也有讀 [io] 的,所以大概不能只考慮章組聲母的語音性質對主元音演變的影響,而不妨假設 *ia > ia > io > io 這樣的後高化演變(下文所論南部吳語便有明顯的例子),而且後高化音變的發生與否,不但聲母性質(是否爲捲舌音)不是唯一條件,介音 [i] 有無也不是必要條件,中古以後知、莊、章組的三等韻字失去 [i] 介音是漢語語音史的演變規律之一,蘇州型吳語的麻三章組字也不例外,但韻母卻變作 [o] 了。

接下來看麻三字在南部吳語裏的今讀表現:

	金華	義烏	衢州	廣豐	常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文成	溫州
借	tsia ⁵	tsie ⁵	tçia ⁵	tçie ⁵	tçie ⁵	t¢ia ⁵	tçia ⁵	t∫io ⁵	t¢i ⁵	tsei ⁵
寫	sia ³	sie ³	çia³	çie ³	çie ³	çia³	çia³	∫io³	sei ⁵	sei ³
斜	zia ²	zie ²	zia ²	çia²	zie ²	zia ²	zia ²	3io ²	zei ²	zei ²
遮	t¢ia¹	tsie ¹	t∫ya¹	t¢ie1	t¢ie1	tsa¹	t¢ia¹	t∫io¹	t¢i¹	tsei ¹
車汽~	t¢hia¹	tshiε ¹	t∫hya¹	t¢hie¹	t¢hie¹	tsha¹	tçiha¹	t∫iho¹	t¢hio¹	tshei1
射	dzia ⁶	zie ⁶	zua ⁶	çie ⁶	zie ²	zua ⁶	zia ⁶	3io ⁶	zei ⁶	zei ⁶
蛇	zia ²	zia ²	3ua ²	çie ²	dzue ²	za^2	zia ²	3io ²	zei ²	zei ²
爺	ia ²	hie^2	hia ²	ye ²	ye ²	ia^2	iu ²	io ²	hi ²	ji ²

表四 南部吳語麻三開口字的讀音

從上表所列及其他方言的材料來看,麻三韻的精組、章組兩類字在南部 吳語裏基本上沒有類似於北部吳語蘇州型的韻母分化(蘭溪除外)。就麻三 字的聲母今讀而言,精組字讀 [ts] 或 [tc] 組聲母,章組字則讀 [tʃ](如衢州)、 [tc](如常山)、[ts](如溫州)的都有。按照麻三字韻母主元音的今讀特點,

¹² 耿振生(1993: 220)通過《荆音韻匯》研究十八世紀宜興方言的音韻,提出早期宜興方言麻三字有些字的白讀音爲 [o io],讀書音爲 [a ia](該文寫作 [a ia]);有些字的白讀音爲 [a ia],讀書音爲 [iɪ];有些字不分文白,只有一種讀書音。

將南部吳語分爲以下幾個類型。

- 1. 金華型,即麻三字讀主元音爲 [ia] 或 [ie] 類前元音的韻母。如義鳥 [ie],金華、磐安、浦江、蘭溪、武義、縉雲 [ia]、永康 [ia];開化、玉山、廣豐、常山 [ie](北部吳語桐廬、昌化方言有類似的變化)。據秋谷裕幸等(2002: 7),蘭溪方言麻三字有 [i u yu ia ya] 五種韻母,即 [i] 韻(都是精組字): 借 tsi⁵ | 寫 si³ | 斜 zi² | 謝 zi⁶ : [u] 韻:遮 ztsu¹ | 蔗 ztsu⁵ | 車 ztshu¹ | 捨 zsu³ | 蛇 zzu² : [yu] 韻:遮 ɪtcyu¹ | 蔗 ɪtcyu⁵ | 車 ɪtchyu¹ | 捨 ɪcyu³ | 蛇 ɪzyu² : [ia] 韻:惹 nia⁴ | 爺 χ 親 ia² | 夜 ia⁶ : [ya] 韻:射解大小便 dzya⁶。上文提到 [yu]、[u] 也是麻二的基本讀音層,麻三章組字讀 [o]、[u] 等後高元音是大多數北部吳語(蘇州型)的特點,從這一點來說,蘭溪麻二、麻三的讀音格局更近於北部吳語。
- 2. 雲和型,即麻三字讀主元音爲 [ia] 或 [io] 類的後圓唇韻母。如衢州、 東陽、龍游、遂昌、慶元 [ia],雲和、松陽、麗水 [io],泰順、龍泉 [io]。
- 3. 文成型,即麻三字讀 [i] 韻或其裂化形式 [ei],這類方言均爲甌江片吳語,其他如平陽、樂清、溫州、瑞安。文成方言只有個別字讀 [i] 韻,溫州更少,其他都變成了 [ei]。之所以說 [ei] 來自 [i] 的破裂化,主要有兩點理由:(1) 甌江片的方言,除了作爲中心地區的溫州,其他周邊更保守的方言的麻三字仍然都讀 [i]。如樂清(蔡嶸 1999: 268): 遮 tçi¹ | 姐 tçi³ | 借蔗 tçi⁵ | 笪 tçhi⁵ | 且 tçhi³ | 爺老~i² | 夜 i⁶ | 爺祖父i² | 野 i³ | 奢 si¹ | 寫舍 si³ | 瀉 si⁵ | 斜蛇 zi² | 社 zi⁴ | 射謝麝 zi⁶。(2) 從早期傳教士 Montgomery 所記方言資料來看,溫州話百年來經歷了 i > ei 的音變,所涉及的韻類除了止攝三等,也包括假攝麻韻三等,如(聲調略去): 借枝 tsi | 車 tshi | 且 tshi | 舍使 si。

比較以上三種類型,南部吳語的麻三字主要今讀層的特點如下:(1)除了別方言(如蘭溪),精組字、章組字的麻三讀音一般不分化:(2)麻三字韻母可以追溯到早期的[*ia]階段。具體演變的情形是:金華型方言(大多屬金華地區和上山小片)的麻三字往前高化的方向演變:*ia(金華)>ie(義島)>ie(開化)。至於甌江片方言的麻三字普遍高化爲[i],相信是將金華型的前高化演變繼續推高爲ia>ie>ie>ie>i。高元音[i]已無法再繼續高化,於是發生裂化,因此溫州、文成會出現數量不等的讀[ei]的麻三字。雲和型方言(多屬麗水小片,個別屬衢州、金華地區)的麻三字則是往後高化的方言

演變: *ia(金華) > ia(衢州) > io(龍泉) > io(雲和)。

有些方言的個別麻三字的表現特別,與各自麻三的今讀不同,如慶元、遂昌的麻三都讀 [ia],而「爺」字繼續高化,已分別讀作 [io]、[iu]。磐安、龍游的「射」字分別讀 dzua⁶、zua⁶,常山「蛇」字讀 dzue²,這些合口讀法與各自的開口韻今讀不同。比較一下杭州方言麻三章組字的讀法,可知其實這是受到鄰近權威方言影響的結果。文成「車」字讀 tchio¹,與該方言的麻二莊組字同韻,與麻三字的 [i] 韻有別。

(三) 佳韻開口字 [*ai]

從聲母來看,《切韻》佳韻字主要有幫組、莊組和見系三類。見系二等 佳韻字有舌根 [k]、舌面 [tc] 的文白異讀,暫不置論。泥母「奶」字和生母 「曬」等字在不少吳語裏的讀音與其他佳韻字不同韻,表現特別(見下文)。 佳韻開口字在北部吳語裏的基本讀音幾乎都是 [a] 類韻,南部吳語卻不盡然。 從音類分合來看,蟹攝一等咍、泰的白讀有別,並且泰、佳的白讀同韻是現 代吳語的基本音韻特徵。¹³

	太平	呂四	無錫	蘇州	南匯	德清	紹興	桐廬	寧波	天台
擺佳	_	pa ³	pa ³	pa ³	?ba³	pa ³				
牌佳	hvε ²	ba ²	ba ²	ba ²	ba ²	ba ²	ba ²	ba ²	ba ²	ba ²
買佳	me³	ma ³	ma ⁴	ma ⁶	ma ⁴	ma ³	ma ⁴	ma ³	ma ⁴	ma ⁴
債佳	tse ⁵	tsa ⁵	tsa ⁵	tsa ⁵	tsa ⁵	tsa ⁵	tsa ⁵	tsa ⁵	tsa ⁵	tsa ⁵
柴佳	ĥzε ²	za ²	za ²	za ²	ZA ²	za ²	za ²	za ²	za ²	za ²
街佳	kε¹	ka ¹	ka ¹	ka¹	?jiA¹	ka ¹	ka ¹	ka¹	ka ¹	ka ¹
解佳	ke ³	ka ³	ka ³	ka³	?tia3	ka ³	ka ³	ka ³	ka ³	ka³
鞋佳	$\gamma \epsilon^2$	ya ²	ha ²	ha²	ha ²	ha ²	ha ²	ha ²	ĥa ²	ha ²
矮佳	\mathfrak{g}^3	ŋa³	a^3	a^3	a^3	a ³	a ³	a^3	a ³	a^3
台咍	hrε ²	$d\epsilon^2$	dE ²	dE ²	dE ²	dε ²	dE ²	$d\epsilon^2$	de ²	dei ²
菜咍	tshe ⁵	tshe ⁵	tshE ⁵	tshE ⁵	tshE ⁵	tshe ⁵	tshE ⁵	tshe ⁵	tshe ⁵	tshei ⁵
蔡泰	tshe ⁵	tsha ⁵	tsha ⁵	tsha ⁵	tsha ⁵	tsha ⁵	tsha ⁵	tsha ⁵	tsha ⁵	tsha ⁵

表五 北部吳語佳、咍、泰韻開口字的讀音

¹³ 現代吳語的咍、泰有別只有部分保留,比如「菜≠蔡」、「戴姓≠帶」等,不少泰韻字已經 讀入咍韻了。

需要說明的有兩點:

1. 毗陵小片吳語,該片方言如丹陽(童家橋)的佳韻讀 [aɪ],江陰、靖江讀 [æ],金壇讀作 [ɛe](錢乃榮 1992a)。該片吳語與江蘇境內的江淮官話通泰片因地域的關係,接觸甚密(顧黔 2001):

	童家橋	江陰	金壇	常州	南通	泰州	如皋	海安
擺佳	pa1 ³	pæ³	pee ³	pa ³	pa ³	pε ³	pε ³	pe ³
奶佳	na1 ³	næ³	lee ³	na ⁴	na ³	nε ³	ne ³	ne ³
債佳	tsa1 ⁵	tsæ ⁵	tsee ⁵	tsa ⁵	tsa ⁵	tsε⁵	tsε⁵	tsε⁵
街佳	ka11	ka¹	kεe¹	ka¹	ka¹	kε¹	kε¹	kε¹
矮佳	ŋaı³	a^3	εe ³	a^3	ŋa³	\mathfrak{g}^3	\mathfrak{g}^3	ϵ^3
台咍	dar ²	dæ²	thee2	dei ²	tha ⁶ 代	tha ⁶ 代	thε¹ 代	thε¹ 代
菜咍	tshar ⁵	tshæ ⁵	tshee ⁵	tshei ⁵	tsha ⁵	tshε⁵	tshe ⁵	tshε⁵
蔡泰	tshar ⁵	tshæ ⁵	tshee ⁵	tsha ⁵	tsha ⁵	tshe ⁵	tshe ⁵	tshε⁵

表六 毗陵小片吳語與江淮通泰方言咍、泰、佳韻字的讀音

音類分合關係的比較,揭示出毗陵小片吳語和其他吳語、江淮官話間重要的歷史關係,同時也能充分說明,表面上音值相同,其歷史來源未必相同。上表所列童家橋、江陰、金壇與南通、泰州、如皋、海安方言的哈、泰、佳三韻都已合流,亦即童家橋型的吳語在鄰近江淮方言的影響下,其佳韻字的音韻格局已經不具有吳語的典型特徵;而常州方言佳韻字的音類分合與表五所列蘇州、桐廬、天台等吳語的情形還是相同的。南通的佳韻字雖然讀[a],但從其音類關係看,實際上只是官話型特徵,跟如皋等的[ɛ]相比,主元音更低些而已。

2. 宣州片吳語(學界也稱之爲「皖南吳語」),該片方言與安徽境內的江淮官話有深度的接觸。根據前人的研究和我們的實際調查,江淮官話多分布於城鎮,說吳語的人口幾乎都在農村,而且老派也已經不同程度地丢失了吳語而改用官話,中派以下很少有人會說地道的吳語。試比較下表所列吳語與江淮官話(材料分別引自蔣冰冰 2003、孫官志 2006):

	寧國 莊村	涇縣 厚岸	當塗 湖陽	青陽 陵陽	六安 孫崗	當塗 城關	青陽 城東	桐城 金城
擺 _佳	pa ³	pa ³	pε ³	pe³	pε ³	pæ³	pe³	pε ³
奶佳	ne³	la ⁶	ne³	nε ⁵	le ³	læ³	$1\epsilon^3$	ne³
債佳	tsa ⁵	tsa ⁵	tse ⁵	tse ⁵	tşε⁵	tsæ ⁵	tse ⁵	tşε⁵
街佳	ka ¹	ka ¹	$k\epsilon^1$	ka ¹	t¢iε¹	kæ¹	kε¹	kε¹
矮佳	ŋa³	a ³	ϵ^3	\mathfrak{g}^3	$\gamma \epsilon^3$	a^3	\mathfrak{g}^3	\mathfrak{g}^3
台咍	$d\epsilon^2$	the ²	hre^2	the^2	tε ⁶ 代	tæ ⁶ 代	tε¹代	tε¹代
菜咍	tshe⁵	tshe ⁵	tshe ⁵	tshe⁵	tshe ⁵	tshæ ⁵	tshe⁵	tshe ⁵
蔡泰	tshe ⁵	tshe ⁵	tshε⁵	tshe ⁵	tshe ⁵	tshæ ⁵	tshe ⁵	tshe ⁵

表七 皖南吳語與安徽江淮官話咍、泰、佳韻字的讀音

以蔣冰冰(2003: 96-97)所列 20 個皖南吳語的材料爲例,除了涇縣 (茂林)「菜 $^{\text{н}}$ 最」、「蔡 $^{\text{*}}$ 最」讀音不同,分別讀 $^{\text{*}}$ tshe $^{\text{5}}$ 、 $^{\text{*}}$ 、 $^{\text{*}}$,其他都是和安徽 江淮官話一致的佳、咍、泰同韻之方言。

	金華	義烏	衢州	廣豐	常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文成	溫州
擺佳	pa ³	pa ³	pε ³	pa ³	$p\epsilon^3$	pa ³	pa ³	pa ³	?ba³	pa ³
牌佳	ba ²	ba ²	bε ²	ba ²	pε ²	ba ²	ba ²	ba ²	ba ²	ba ²
買佳	ma ³	ma ⁴	me ⁶	ma ⁴	ma ⁴	ma ⁴	ma ⁴	ma^3	ma ⁴	ma ⁴
街佳	ka¹	ka ¹	kε ¹	ka ¹	kε ¹	ka¹	ka ¹	ka¹	ka¹	ka¹
解佳	ka³	ka ³	kε ³	ka ³	ka³	ka³	ka ³	ka³	ka³	ka³
鞋佳	a^2	ha ²	he^2	xa ²	$\hbar\epsilon^2$	a^2	a ²	a^2	ha ²	ha ²
矮佳	a^3	a^3	$2\epsilon^3$	a ³	ϵ^3	a^3	a ³	a^3	a^3	a^3
台咍	de ²	de ²	dε ²	dei ²	de ²	dei ²	dei ²	da ²	dee ²	de ²
菜咍	tshe ⁵	tshe ⁵	tshe ⁵	tshei ⁵	t¢hi ⁵	tshei ⁵	tshei ⁵	tsha ⁵	t¢hiEe5	tshe ⁵
蔡泰	tsha ⁵	tsha ⁵	tshe ⁵	tsha ⁵	tshe ³	tshei ⁵	tsha ⁵	tsha ⁵	t¢hia ⁵	tsha ⁵

表八 南部吳語佳、咍、泰韻開口字的讀音

首先必須指出,處衢片方言佳韻字有兩個層次,據曹志耘等(2000: 48、78、114)的報告,開化、常山、玉山方言有皆、佳兩韻相區別的痕跡。這三處方言的佳韻字分別有 [ɔ ɛ]、[ɑ ai] 和 [ɑ ɛ] 兩個層次,皆韻同時讀 [ɛ ai],而且這類層次還是佳泰兩韻合流的層次。因此上表將常山的 [ɑ] 韻字

標以斜體,以表示與其他佳韻字屬於不同層次。龍游的佳韻字沒有和開化類似的兩個讀音層而一律讀作 [a],通過比較可以發現,[a]實際上也和常山的 [ɛ]、玉山的 [ai] 是同一層次,同時也是佳泰有別的層次,因此也特別標出。

南部吳語佳韻字今讀的基本類型在音類上也是與泰韻白讀合流,音値上是 [a] 之類的韻母,同時也保持了哈、泰韻不混的格局(佳 = 泰 [a] \neq 哈)。除了上表所列方言,其他還有:磐安、浦江、蘭溪、景寧、龍泉、平陽、泰順、瑞安 [a],永康 [iA],武義 [ia],江山 [æ],衢州、開化 [ɛ],樂清 [e],玉山 [ai],東陽、縉雲、松陽、慶元 [a],麗水 [ɒ] 等。其中永康方言的蟹開二佳、皆、夬韻和蟹開一泰韻的各類聲母字都讀 [iA] 韻,帶 [i] 介音,咍韻則讀 [əɪ] 韻。武義方言的佳、泰韻都讀 [ia](買 mia⁴ | 街 tçia¹ | 釵 tçhia¹ | 矮 ia³ | 鞋 fia² | 蔡 tçhia⁵),其麻三字也讀 [ia],與咍韻 [a](台 da² | 來 la² | 菜 tsha⁵)不同。注意該方言佳韻見組字雖然是 [tçia],但其韻母爲白讀層,跟吳語見系開口二等字的文白異讀性質不一樣。

另外,也有少部分南部吳語的佳韻字屬於「佳=泰=咍」的格局,這種音韻創新已經不是吳語的典型特徵了。屬於此類的方言有衢州、開化、樂清等。據錢乃榮(1992a: 99-115),衢州方言的佳、咍、泰韻字都讀 [ɛ],例如:街 ke¹ | 奶 ne³ | 買 me⁶ | 債 tse⁶ | 矮 ?e³ | 鞋 fie² | 台 de² | 來 le² | 菜蔡 tshe⁶,相信這跟衢州的半官話特徵不無關係。開化方言也合併爲 [ɛ] 韻,但該方言的咍韻字除了大部分讀 [ɛ](袋 de⁶ | 災 tse¹ | 改 ke³),也有讀 [e]、[i] 韻的例字,例如:戴 te⁶ | 來 li²。其中「來」字在常山、玉山、雲和也讀 [i] 韻,同樣也與各自方言咍韻的主要今讀不同韻(曹志耘等 2000: 256)。¹⁴ 樂清方言這三個韻類的字都讀 [e](蔡嶸 1999: 269-270)。這類層次的來源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綜上,不論北部還是南部吳語,佳韻字的基本讀音層一般都是[a](少數方言如玉山讀[ai])。¹⁵ 再聯繫上文所論麻二、麻三字的基本讀音類型,並加

¹⁴ 雲和方言的咍韻字主要讀 [a] 韻,但有些讀 [ei],例如(曹志耘等 2000: 206):賽 sei 5 | 開 khei 1 | 栽 tsei 1 。 [ei] 韻是該方言咍、灰相混的層次。

¹⁵ 蟹開二皆、夬韻在吳語裏也和佳韻同變(文白異讀均是如此),其白讀音可追溯至共同吳語的 *ai。另外,麻二、麻三、佳韻都有合口字,因其演變與層次的問題與開口字平行,都不再贅論。

之以「共同吳語」(Common Wu dialect)的觀念,可作如下概括:

- 1. 麻二、麻三、佳韻字在共同吳語階段的讀音分別爲 [*o]、[*ia]、[*ai]。其中佳韻的 [*ai] 丢失韻尾後會變作 [a],北部吳語和磐安等南部吳語即是如此(《切韻》泰韻字 [*ai] 在吳語裏的白讀音也丢失了韻尾 [i]),漢語方言裏 *ai > ϵ 是很常見的音變;[ϵ] 階段或者可以繼續低化爲 [a],然後發生後高化,亦即:ai(玉山) > a(溫州);ai(玉山) > æ(江山) > a(溫州) > a(慶元) > p(麗水)。
- 2. 從音韻變化的異同來看,麻三字是否出現韻母的分化是個區分南、北吳語的明顯標誌:北部吳語麻三字的讀音在蘇州型方言裏按精組(含以母)、章組(含日母)的不同分作 [a]、[o] 兩類,南部吳語則同讀爲 [a] 韻。有兩種可能的情形:一是蘇州型吳語的麻三章組字讀 [o] 是麻韻二、三等不分的存古表現,南部吳語則屬於創新;二是蘇州等麻三章組字讀 [o] 韻屬於創新,來自共同吳語 [*ia] 主元音的後高化,是系統內部的自源層次,南部吳語則屬於存古。相比之下,第二種可能更符合常理。麻三字 *ia > io 的創新變化非但見於蘇州型的章組字,雲和、麗水、松陽的章組字也已高化爲 [io](個別字甚至已繼續高化爲 [iu]),這種元音變化還見於溧陽、宜興等毗陵小片吳語的麻三精組、以母字。

三、麻韻和佳韻的特字讀音

(一) 麻韻開口的特字層

漢語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中有些字的今讀可能會不符合本方言從中古音(《切韻》系統)到現代音的演變規律,方言學界通常把這類字叫作「特字」,這些字的讀音不成系統,數量很少。例如:(1) 北京話「芥菜」的「芥」讀 kai⁵,這種讀音是從南方方言借來的,不讀齶化聲母,和本地方言的語音演變規律不合,它和原有的讀音 tçie⁵ 形成層次疊置(王福堂 2006: 2),這類特字是語言接觸造成的。(2) 蘇州方言「多拖」讀 təu¹、thəu¹,但在說「多年」、「拖鼻涕」時則分別讀 ta¹、tha¹,和歌韻字主要讀音層不同。其中 [a] 韻代表了中古歌韻的古老讀法,是舊語音形式的殘留(王福堂 2003:

9)。麻二、佳韻在共同吳語階段本來不混,前者爲後元音 [*o],後者爲前元音 [*ai],但是現代方言卻有個別麻二字讀入佳韻,個別佳韻字讀入麻二。這種佳麻合韻的現象反映了較早時期吳語的語音面貌,和上文所說的第 (2) 種情形是一致的。

「沙」字本屬麻韻二等開口,在南部吳語的不少方言裏白讀音跟本方言麻二字不同韻,而跟歌韻字的白讀層、佳韻字的主要讀音層相同。下表所列方言即是如此:

	「沙」	「拖」	佳韻	麻二		「沙」	「拖」	佳韻	麻二
湯溪	sa¹	tha¹	а	uo	江山	sæ¹	thæ ¹	æ	D
龍游	sa¹	tha¹	a	ua	蘭溪	sa ¹	tha ¹	a	u
常山	se ¹	the1	ε	a	東陽	sa¹	tha¹	a	uo
慶元	sa¹	tha¹	a	0	義烏	sa ¹	tha ¹	a	э

表九 南部吳語「沙」字讀入佳韻的方言

曹志耘等(2000: 40)引用了羅傑瑞(1990: 246)的看法,提出常山、 江山、龍游、慶元的「沙」字讀如歌韻字,可比較建甌 sue¹、福州 sai¹、廈門 sua¹,這是比中古音更早的音韻現象。從上表來看,湯溪、江山、東陽、 義烏「沙」字的讀法也是這類情形。

此處很有必要區分兩類同韻現象:(1)《詩經》時代的歌部包括中古的歌韻,以及麻韻的一部分。「沙」字先秦歸歌部,歌麻同韻代表了先秦漢語的特徵,說它與閩語有關係是合乎情理的。(2)「沙」字白讀和佳韻的主要讀音層同韻,這種情形只見於浙江南部吳語,北部吳語沒有。¹⁶ 麻入佳韻是中古漢語的特徵,它在《切韻》時代的吳地方音裏比較明顯,除了開頭提到的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的韻目排序及《經典釋文》的材料,還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¹⁷

1.《廣韻》收的不少字有麻、佳韻的異讀。如「媧緺蝸蜗蛙謑靫叉杳灑

¹⁶ 北部吳語的「沙」字和佳韻同韻並非絕對沒有,但那只是「沙」的文讀音 [a],是從近代官話借來的。

¹⁷ 這段論述主要參考了潘悟雲(2002a: 52-55)的相關內容。

膪諣把 | 等字。

- 2. 日本吳音是研究南朝吳語的重要資料,其麻韻字有 [a]、[e] 兩種讀音,佳韻有 [e]、[ai]、[ue] 幾種讀音,例如(聲調略去):家假價雅 ke | 牙 ge | 馬 me | 化 kue | 寡瓦 kua | 詐叉沙摣 ça | 啞 a (以上麻韻);佳懈 ke | 佳 kei | 賣 bue | 佳睪 kue | 隘 ai | 邂崖嘊 kai | 買 mai | 稗 hai | 睪 kuai | 絓 ke (以上佳韻)。
- 3. 古漢越語的麻、佳韻字也讀 [e], 漢越音則分別讀 [a]、[ai]。前者代表了《切韻》以前的南方方言,後者則代表了晚唐以後的北方官話。

茶遮麻車擺簟派畫古漢越語
$$che^2$$
 $che^1_{\sim \tilde{\Xi}}$ me^2 z_{\sim} $xe^1_{\sim \tilde{m}}$ $be^3_{\sim \tilde{b}}$ be^2 ξ $phe^1_{\sim \tilde{A}}$ ve^4 漢越音 tra^2 gia^2 ma^1 xa^1 bai^2 — $phai^5$ hoa^6

4. 有的學者認爲「南北朝時候的吳語就是現在的閩語」(丁邦新 1988), 廈門方言麻、佳韻字的白讀都是 [e],例如: 18

廈門 茶 啞 買 秛 家 下 爬 馬 倩 解 te^2 ke^1 e^3 ka⁶ pe^2 me⁴ bue³ phue⁶ tse⁵ ke³ 白讀 e^6 ta² ka¹ pa^2 ma^4 mãĩ³ pai⁶ tsai⁵ kai3 文讀

(二) 佳韻開口的特字層

上文說的是麻二字讀入佳韻,佳韻幫組字「稗罷」、莊組字「釵曬灑」和泥母字「奶」等在南、北吳語裏都有不同程度的和麻二字同韻的現象。如蘇州、海鹽「釵曬」(葉祥苓 1988: 162; 胡明揚 1992: 178),紹興「釵罷稗~草」(王福堂 2008: 7),寧波「稗釵」(徐通鏘 1980),天台、臨海「曬」(戴昭銘 2006: 35;黃曉東 2007: 44)都讀 [o]韻,並且這些方言的麻二字也讀 [o]。桐廬「稗」讀 [uo]、「釵曬」讀 [yo](浙江省桐廬縣縣誌編纂委員會等 1992: 53-54)。黃岩「曬」字有 so⁵(麻二)、sa⁵(佳)兩讀(錢乃榮 1992a: 96)。其他如丹陽、溧陽、宜興、靖江、蘇州、常熟、崑山、吳江盛澤、上海、嘉定、松江、富陽、德清、平湖、海鹽、嘉興、湖州、長興、桐鄉、蕭

¹⁸ 一位匿名審查人指出,(1) 廈門話「沙」有文白兩讀:sua¹(白讀)、sa¹(文讀),同音韻地位的「紗」在閩南話讀為 se¹。也就是說,麻韻二等在閩南話中有 [ua]、[e]、[a] 三讀。麻佳兩韻讀為 [e] 韻,是吳、閩方言的共同變化。(2)「下」字在閩南話中讀音頗多,如 ke⁶(高~)、e⁶(表方位)、he⁶(~願: 許願)。

山、餘姚、諸暨、嵊縣崇仁、寧海、鎮海、鄞縣等北部吳語都有此類現象。

再看南部吳語。衢州「罷稗」讀 [a],松陽讀 [uo](錢乃榮 1992a: 98;謝雲飛 1994: 27)。金華、蘭溪「稗」分別讀 [xa]、[ɔ](與「耙」同音),「曬」字湯溪讀 [o],蘭溪讀 [yu],東陽讀 [uo],龍游讀 [ua],遂昌讀 [a],「稗」字慶元、雲和讀 [o],龍游讀 [u],遂昌讀 [a],都和各自方言裏的麻二同韻(曹志耘等 2000: 256;曹志耘 2002: 228;秋谷裕幸等 2002: 70)。「買賣稗釵曬解」在江山、廣豐、常山、玉山、開化等方言也都不同程度地讀入了麻韻二等:

	稗	買	賣	曬	解	街	釵	矮	加	茶	啞
江山	bp ⁶	mp ⁴	mp ⁴	sp ⁵	kp ³	kæ¹	tshp1	æ ⁻⁵²	kp^1	dzp ²	o ⁻⁵²
廣豐	ba ⁶	ma ⁴	ma ⁶	sa ⁵	ka ³	ka ¹	tsha¹	a^3	ka¹	dza ²	o^3
常山	ba ⁻²²	ma ⁴	ma ⁴	sa ⁵	ka³	kε¹	tshe1	ϵ^3	ka¹	dza ²	\mathfrak{d}^3
玉山	ba ⁶	ma ⁴	ma ⁶	sa ⁵	ka³	kai ¹	tshai1	ai ³	ka¹	dza ²	o^3
開化	bo ⁶	mɔ ⁶	mɔ ⁶	so ⁵	ko ³	$k\epsilon^1$	tshe1	ϵ^3	ko1	dzo ²	o^3

表十二江山、廣豐等南部吳語佳、麻韻字的讀音

「奶」字在南、北吳語也有特別的表現,但是必須考慮其讀音的層次來源,不可以把白讀、文讀混爲一談。有些調查報告未明確標出文、白差異,如海鹽有 $na^1 \cdot na^4 \cdot n\epsilon^6$ (胡明揚 1992: 171、173) 三讀,定海「奶」有 $na^3_{\sim ii} \cdot n\epsilon^3_{\sim :ii} \cdot na^4$ (前明揚 1993: 124)。有些則能確定讀 [e] 類韻的「奶」字都是佳韻字的文讀層,如桐廬有 $n\epsilon^1_{+\sim} \cdot n\epsilon^3_{\sim :ii} \cdot ia$ 個面文讀(浙江省桐廬縣縣誌編纂委員會等 1992: 43),天台有文白異讀 $na^4 \cdot ne^4$ (戴昭銘 2006: 36);義鳥有 $na^4 \cdot na^3 \cdot nai^4$ 三讀(方松熹 2000: 343、356),[ai] 屬文讀。有些毗陵小片吳語(如丹陽、靖江)讀 [æ]、[ai] 韻,其實是和江淮官話一致的表現(參看上文),與《切韻》時代麻、佳相混無關。

有些方言可以從音類關係來判斷「奶」字今讀的來源,如廣豐有 nol_{\Re} 房、乳汁、 $nal_{\text{姑姑}}$ 兩讀(秋谷裕幸等 2002: 62×63),後者是佳韻字的主要層次,前者是麻佳合韻的層次。其他如玉山的「奶」有 $neil_{\Re}$ $neil_{\Re}$ n

可以認爲是晚起的文讀(龍游的 ne^3 也屬此類),後兩種看不出明顯的音類關係,它和讀入麻二的佳韻字一樣,是離散式音變造成的。據潘悟雲(2002a: 55),「奶」字在青田方言裏有三種讀音: $[na]_{-皮: \,\mathfrak{A}_{\mathcal{B}}}$ 、 $[na? \, ne]_{\,\mathfrak{C}_{\sim}: \,\mathfrak{C}_{\mathcal{B}}}$ 、 $[na]_{-k}$,反映了佳韻的歷史演變:ne > na > no。這種以辭彙爲條件的擴散式音變,其形成原因正如潘悟雲(2002b: 118-119)所指出的,「『奶娘』一詞最文語化,『奶奶』一詞最具俗語的色彩,所以它們的變化速度不一樣,越是口語的詞,越是穩定,變化速度也最慢」。

另據謝雲飛(1991: 354),麗水方言「佳」字讀 [uo],和麻二字同韻,紹興方言「佳」白讀 teio¹、文讀 teia¹(王福堂 2008),臨海方言也是「家佳」同音(黃曉東 2007)。根據平田昌司(2005)的研究,南宋陳元靚《事林廣記》曾經過元人的幾次增刪修改,其中所引《辨字差殊》反映了宋元時期「浙東閩北地區弦索歌唱者之間通行的某種標準音」,其中有「加佳」同音的記載,平田昌司還引用了現代吳語如「佳加」在嵊縣讀 teio¹,溫州、平陽讀 ko¹,以及《中原音韻》佳麻韻平聲陰「佳加」同音的材料。《洪武正韻》也將「佳」字歸入麻韻。「佳」作爲佳韻開口字,讀入麻韻,是否反映了較存古的麻佳合韻,不好斷定,一方面「佳」並不是個口語常用字,將 teio¹ 視爲特字白讀音,不甚合理;另一方面,對於麻二來說,本地白讀理應爲 ko¹,相對於更晚近的文讀音 teia¹ 而言,teio¹ 也只是個老文讀,其韻母還應是白讀層(見下文)。

四、麻韻和佳韻的文白異讀

(一) 麻二字文白讀的元音類型

上文已經詳細討論了現代吳語裏麻二、佳韻字的白讀音問題。北部吳語文、白並存比較明顯,越往南則文讀音越少。麻二幫、知、莊組字的文讀音情形簡單,就是和北方官話一致的 [a]。至於麻二見系字,它在北部吳語裏的文、白讀韻母卻有不同類型,白讀多數是 [o](或者是韻母 [o] 的變體 [u ω uo ua] 等),這在上文討論麻二字的主要讀音層時已作了論述,但也可能是 [a],如蘇州、德清等的「家」字;文讀音除了 [ia],也可能讀 [io]。文、白異讀的

不同元音類型,反映了語音的自身演變,還是不同來源的層次疊置?

按照麻二見組字文、白讀形式的元音特點,可將北部吳語劃爲以下類型:

- 1. 金壇型,即白讀爲 [a],文讀爲 [ia]。屬於此類的很少,這類方言和江淮官話通泰片麻二見曉組字的表現一致,是語言接觸的結果,如金壇、丹陽(童家橋)等。
- 2. 桐廬型,白讀 [o],文讀爲 [ia]。可歸入此類的吳語如:常州、靖江、富陽、嵊縣長樂、桐廬、新昌、寧波、寧海、定海、鎮海等。
- 3. 紹興型,即白讀爲 [o],文讀有 [ia]、[io] 兩個層次,如:丹陽、宜興、溧陽、靖江、蕭山、諸暨、餘姚、嵊州、奉化、鄞縣、象山等。
- 4. 上海型,即麻二字白讀 [o] (影曉組)、[a] (見組)字,文讀 [ia]。如: 江陰、崑山、常熟、無錫、吳江盛澤、上海、松江、嘉定、餘杭、海寧、海鹽、嘉興、嘉善、安吉、長興、湖州、桐鄉、德清等。需要指出的是,不少方言麻二見組字的白讀 [a]、[o] 兩種類型並存,即見組字有些讀 [a],有些讀 [o] 韻。
- 5. 蘇州型,即白讀有 [o] (影曉組)、[a] (見組)兩類,文讀也有 [ia]、 [io] 兩類。如:蘇州、啓東四甲、海門、嘉定、平湖等。
- 6. 杭州型。杭州方言是官話化的吳語。鮑士傑(1988)曾指出,杭州市郊及鄰近湖州等地見系二等有文白兩讀,但市區不分文白,只有齶化聲母一種讀法。

	南通	泰州	如皋	海安	金壇	桐廬	紹興	蘇州	上海	杭州
	ko ¹	ka¹	ka¹	ka¹	ka¹	kuo ¹	ko ¹	ka¹	ka ¹	
家	t¢ia¹	t¢ia¹	t¢ia¹	t¢ia¹	t¢ia¹	t¢ia¹	tçio¹ tçia¹	t¢ia¹	t¢iA ¹	tçia¹
Im	tçia³	tçia³	tçia³	tçia³	ka³	kuo ³	ko ³	ka³	ka ³	tçia³
假真~	1614	ıçıu	ıçıu	ıçıu	tçia³	t¢ia³	t¢ia³	t¢ia³	t¢iA ³	t¢1ti
7.	m 2	a^2	ŋa²	\mathfrak{a}^2	a^2	ŋuo²	m 2	ŋa²	ŋa ²	hia ²
牙	ŋo²	ia ²	ia ²	u ⁻	ia ²	jia ²	no ²	hia ²	hia ²	ma

表十一 涌泰方言、北部吳語麻二見系字的文白異讀 19

¹⁹ 錢乃榮 (1992a)、葉祥苓等 (1991) 所記宜興話的材料稍有出入,此處以前者爲準。

蝦	xo ¹	xa ¹	xa ¹	xa ¹	xa ¹	huo ¹	ho ¹	ho ¹	ho ¹	çia¹
		çia¹	çia¹	çia¹		çia¹	çia¹		çia¹	
下~去	xo ⁶	xa ¹	xa ¹	xa ¹	xa ¹	huo ⁶	ho ⁶	60^6	ho ⁶	hia ⁶
	çia ⁶	çia¹	çia¹	çia¹	çia ⁵	jia ⁶	fio ⁶ 度	hio ⁶	zia ⁶	
啞	ŋo³	a^3	ŋa³	a^3	a^3	uo ³	o ³	o^3	o ³	ia ³
						ia ³	io³ ⊞	io ¹ 亞	i _A ³	

通過觀察北部吳語麻二見系字文、白讀的元音類型,以及與江淮通泰方言的 比較,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 1. 文、白對比的基本特徵。就聲母而言,文讀爲舌面音,白讀爲舌根音;就韻母而言,文讀爲細音韻,白讀爲洪音韻。
- 2. 白讀韻母 [a] 的語音條件。蘇州型、上海型方言的麻二字都有 [a] 韻白讀,但只出現在見組(見、溪、疑母),不出現在影、曉組。
- 3. 文讀韻母 [io] 的語音條件。凡是有文讀 [io] 的,如果在見組出現,一定在影曉組出現;反之不必然。口語裏不常用的影曉組字,在有些方言裏(如紹興)沒有文白讀的對立,只有 [io] 一種讀音,如「亞暇遐瑕」;或者是白讀 [io]、文讀 [ia],如「霞」字。
- 4. 白讀 [a] 的層次來源。關於蘇州、上海等「家」白讀 ka¹ 的現象,應視作來自官話的文讀層次,它取代了本地白讀 [o],於是成了白讀,後來又接受了官話型的新文讀 [ia]。可從幾個方面來證明:
- (a) 廈門方言麻二見系文讀 [a]、白讀 [e],如(白、文讀用斜線隔開): 家 ke^1/ka^1 | 假 ke^3/ka^3 | 價嫁架 ke^5/ka^5 | 啞 e^3/a^3 | 下廈 e^6/ha^6 | 蝦 he^1/ha^1 。廈門的文讀 [a] 與蘇州的白讀一致(張光宇 1996: 38×49)。
- (b) 武漢、長沙、揚州等方言的文白對比與蘇州一致,亦即白讀聲韻母 爲「舌根音+洪音」,文讀「舌面音+細音」。張光宇(2006: 147-150) 根據 (a)、(b) 認爲蘇州「家」字的讀音來源反映了方言的南北交叉、新舊共存,白 讀 [o](影組字白讀仍爲 [o]),舊文讀是 [a],而新文讀是 [ia]。
- (c) 江淮官話通泰片與北部吳語毗鄰,這些方言麻二字的白讀除了南通是 [o],其他一律是[a]。安徽境內的江淮官話,其麻二見系字的讀音是「舌面音+細音」的基本格局,但仍能見到「舌根音+洪音」的讀音,以及[ka]、

[tçia] 這樣的文白對比(孫宜志 2006: 192)。可以推測,某種麻二見組字讀 [ka] 的早期官話,作爲權威方言,對長江以南的方言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對西南官話、新湘語、江淮官話等的形成起了決定性作用,造就了這些方言麻二見組字的白讀層,又以文讀音的姿態影響了吳、閩等南方方言。就吳語而言,其麻二字的本地讀音 [o] 被 [a] 取代,但這種取代並不徹底,蘇州、上海等見組字雖然白讀爲 [a],但影曉組仍然是 [o]。即使同爲見組,也可能仍保留了白讀 [o]。無錫方言(曹曉燕 2003: 27-28)的麻二見組字都讀作 [a] 韻,但「嫁」字白讀 ku⁵、文讀 ka⁵。從無錫麻二見組字 [u]、[a]、[ia] 三個讀音層次並存,同時文白色彩明顯的情況看,我們無法假設「家牙」等字讀 [ka] 是吳語麻二字的早期層次 [*o] 在見組字出現的條件音變,亦即此處的 [o]、[a] 之間是具有不同音系來源的層次關係,而非演變關係。

- 5. 文讀 [io] 的層次來源。張光宇(2006)將蘇州麻二見組讀 [a] 認定爲老文讀,但沒有注意到文讀層 [io] 的問題。王福堂(2006: 9)引用了趙元任(1928: 48)所記錄的早期紹興方言材料(「家」ko¹ 卣/tçio¹ 文),並認爲 tçio¹ 是「借入了權威方言齶化了的聲母 [tç],韻母則折合爲方言中麻韻的 [io]。但在權威方言的繼續影響下,『家』字目前又產生了新的讀書音 tçia¹,其中韻母也借自權威方言,音值因此更加接近權威方言。」我們同意王福堂對紹興型、蘇州型吳語麻二見組文讀 tçio¹ 的來源分析,亦即 tçio¹ 在蘇州、紹興等之所以被認爲是文讀,原因僅在於聲母 [tç];另外要再強調,麻二 tçio¹ 讀音的韻母 [io] 是由吳語本地白讀 [o] 與北方型聲母 [tç] 之間音系折合的結果。下面再作幾點具體分析:
- (a) 北方官話的麻二見組字讀 [ia],不讀 [io],既然無借源,便無法說它是借自北方官話的文讀音;從地理分布來看,[io]在吳語裏的地理分布並不普遍,而文讀 [ia] 在所有的北部吳語裏都有分布,可見兩者在性質上應有不同。
- (b) [io] 在蘇州型、上海型方言裏的聲類分布不普遍,往往是喉音聲母字讀 [io],蘇州、紹興方言裏固然有「家」讀 tçio¹,但只是少數見組字有 [io]韻文讀,其他大部分還是以 [ia] 爲文讀音。
- (c) 上文已經說明, 麻二讀 [*o] 是共同吳語的特徵之一, 所以 tçio¹ 的韻母 [io] 實爲本地白讀韻母 [o] 爲適應官話型聲母 [tç] 之間的音系折合。從層次

分析的角度言之,屬於文白雜配(王洪君 2006),這種現象在閩語中很是常見。比如廈門方言的陽韻非母字有 paŋ¹、pŋ¹、hŋ¹、hoŋ¹數種讀法,從文白層次來看,陽韻讀 [aŋ]、[ŋ] 爲白讀,[oŋ] 是文讀;非母讀 [p] 是白讀,[h] 是文讀。由此,其中 hŋ¹ 的聲母爲文讀,韻母則爲白讀(楊秀芳 2007: 92)。

(二) 麻三字的文讀層及其相對年代

上文已對吳語麻三字的主要讀音層作了詳細討論,下面說明其他幾種文讀音。

1. 麻三的文讀 [e] (細音後讀 [ie])。該層次在大部分北部吳語和個別南部吳語(如金華方言) 裏可以見到,一般出現在章組字,有些方言還包括精組。茲舉例如下:

啓東四甲 [ɛ]:舍宿~çie⁵ | 社 zie⁶ | 奢 se¹ | 赭 tse³ | 且 tçhie³ | 捨 se³ | 也野冶 ie⁴ | 夜 ie⁶;靖江 [iæ]:捨 çiæ³ | 舍 çiæ⁵ | 社 çziæ⁶ | 者 tçiæ³ | 且 tçhiæ³;上海川 沙 [e]:舍宿~se⁵ | 射高~炮 ze⁴ | 社 ze⁴;紹興 [ɛ]:者 tse³ | 奢 se¹ | 捨 se³ | 舍 se⁵ | 社惹 ze⁴ | 射 ze⁶;寧波 [e]:者 tse³ | 且 tshe³ ~ tçhie³ | 也文冶文 fiie⁴;義鳥 [e]:遮 tse¹ | 奢賒 se¹ | 借者蔗 tse⁵ | 且 tshe⁵ | 斜蛇邪 ze² | 寫 se³ | 捨舍宿~se⁵ | 社 ze⁴ | 謝射麝~香 ze⁶。

徐通鏘(1993: 57)利用 W. T. Morrison《寧波方言字語彙解》(1876)的材料,指出早期寧波方言麻三精組「且寫謝」等字的白讀爲 [tsia],文讀爲 [tsie]。

據錢乃榮(1992b: 17),杭州方言麻三章組字讀 [ueɪ],和蟹攝、止攝的合口字相混,例如:遮追 tsueɪ¹ | 車吹 tshueɪ¹ | 蛇隨 dzueɪ² | 舍尿歲稅 sueɪ⁵ | 社射穗瑞 zueɪ⁶。

曹志耘(2002: 196-197) 曾談到,南部吳語中文讀現象最豐富的是金華、蘭溪、浦江、龍游、衢州方言。金華方言的假開三章組、日、以母字,白讀 [ia] 韻,文讀 [ie] 韻。

江淮官話通泰片(顧黔 2001: 170-174)的麻三字白讀爲 [ia],文讀多爲 [ɛ] 或 [ie]。從漢語語音史來看,北宋後期麻三的主元音 [a] 受介音 [i] 的影響,已開始從 [ia] 變到 [ie] 了。《番漢合時掌中珠》等材料也已顯示出宋代西北方言的麻三字主元音的高化跡象。《古今韻會舉要》「公」字下注引毛晃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中「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麻馬碼是一韻,奢寫籍當別一韻,以中原雅音求之,敻然不同矣」之言,表明當時麻三讀 [ε] 韻已經產生(李新魁 1991: 160)。《中原音韻》的車遮韻可擬作 [*iε (iuε)],這些都表明了麻三讀 [e] 的年代層次及其官話來源。

2. 麻三的文讀 [i]。杭州方言的部分麻三精、章組、以母字也讀 [i]:野 $i^3 \mid \text{姐 tc} i^3 \mid \text{借 tc} i^5 \mid \text{寫 c} i^3 \mid \text{謝 dz} i^6 \mid \text{蔗 ts} 1^5 \circ 麻三的 [i] 和上文討論的麻二見組的 [a] 一樣,應也來自南宋以後的某種早期官話,屬於文讀音。$

江淮官話通泰片麻三字並無明顯的 [i] 層次,²⁰ 但在江蘇境內的江淮官話 洪巢片,如句容、揚州、高郵、鹽城、淮陰等,安徽境內的都有麻三讀 [i] 的 層次,有的是基本讀音層,有的是文讀層。例如(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 指導組 1960: 141-142、157-159;孫宜志 2006: 192-193;若無 [i] 韻讀法, 則用短橫表示):

	句容	揚州	高郵	鹽城	淮陰	全椒	定遠	當塗	無為
遮	_	t¢i1¹	t¢i1¹	_	t¢i¹	tşi¹	tşi¹	_	tşi¹
車	_	t¢hi11	t¢hi11	tshĩ¹	t¢hi¹	tşhi¹	tşhi¹	_	tşhi¹
蛇	_	çiı ²	çiı ²	$\tilde{\mathrm{si}}^2$	¢i ²	şi ²	şi ²	_	și ²
且	tshiĩ³	t¢hi13	t¢hi13	t¢hiĩ³	t¢hi³	tsŋ ⁵ 借	t∫1 ⁵ 借	t∫1 ⁵ 借	t¢i ⁵ 借
寫	sĩĩ³ 文	çi1 ³	çi1 ³	¢ĩĩ³	çi ³	çi ³	$\int \!\! \gamma^3$	$\int \!\! \gamma^3$	¢i³
野	$\tilde{\mathbf{I}}^3$	iI ³	iI ³	$\tilde{\textbf{I}}^3\dot{\mathbb{Z}}$	i ³	i ³	31 ³	31 ³	i^3

表十二 江蘇、安徽江淮官話麻三字讀[i]的例字

南部吳語甌江片麻三也有讀 [i] 的,但這是由共同吳語的 [*ia] 經過元音 高化演變的結果,屬自源層次,而非來自外源音系的疊置,與杭州話麻三 [i] 的產生原因不同。

(三) 佳韻字的文讀層

北方官話佳韻字的讀音大致爲 [ai] (幫、泥、莊組)、[iɛ] (見系)。按照

²⁰ 除了個別可能的例外,如南通、如皋、姜堰、泰州、泰興「姐」字文讀 tçi³,興化「些」字讀 çi⁵ (顧黔 2001: 170)。

本地方言移借文讀音的「最大相似原則」,吳語的佳韻字文讀爲 [ɛ] 類韻:音類關係上,蟹攝一(哈泰)、二等(佳皆夬)合併爲 [ɛ] 韻。北部吳語的佳韻字有較豐富的文讀音,如松江(張源潛 2003: 45-49):擺 pɛ³ | 稗 bɛ⁶ | 蟹 çiɛ³ | 解姓 çiɛ⁵。桐廬(浙江省桐廬縣縣誌編纂委員會等 1992: 43-45):派 phe⁵ | 牌 bɛ² | 買 mɛ⁶ | 奶 nɛ⁵ | 債 tse⁵ | 柴 ze² | 矮 ɛ³ | 街 tçiɛ¹ | 解 tçiɛ³ | 解蟹姓 çiɛ³ | 鞋 fiie²。杭州方言的佳韻字沒有來自共同吳語的 [a] 韻讀音,其哈泰佳等韻唯讀官話型的 [e] 韻。南部吳語很少有類似於北部吳語的佳韻文讀,除了一些文讀音勢力較強的方言,如曹志耘等(2000: 146)曾指出,龍游方言蟹開一部分字的文讀爲 [ɛ] 韻。義烏方言(方松熹 2000: 356-357)佳韻字白讀爲 [a],另外還有與哈泰同韻的文讀層 [ai](非見系)、[iai](見系),例如:擺pai³ | 派 phai⁵ | 牌 bai² | 債 tsai⁵ | 釵 tshai¹ | 柴 zai² | 曬 sai⁵ | 街 tçiai¹ | 鞋 fiiai² | 解 tçiai³ | 蟹姓解 çiai³ | 懈 fiiai⁶ | 矮 iai³。

五、結 語

上文探討了吳方言中麻韻二、三等字和佳韻字三種不同性質的音變:(1) 連續式音變,(2)離散式音變,(3)疊置式音變(徐通鏘 1991:257、353)。 從層次來源的角度看,(1)、(2)爲自源/內源層次,(3)爲外源層次。(1)、(2) 兩種的區別在於,前者包含發生音變的絕大多數成員,亦即主要/基本讀音層,後者只包括少量音變滯後的「脫隊分子」。參考漢語語音史,可知第(2)種反映了較早的音韻特徵。至於第(3)種,則是文、白勢力競爭的結果,總的趨勢是北方文讀持續影響、逐漸覆蓋南方白讀,甚至是北方文讀完全取代本地讀法,而轉變爲主要讀音層(新白讀),或者通過文讀音的滲透,促使本地白讀的數量或範圍不同程度的減少。底下列出幾點重要結論:

1. 共同吳語階段的麻二、麻三、佳韻分別讀作 [*o]、[*ia]、[*ai],這種音韻格局和徽、老湘方言一致,是三類方言區際聯繫的體現。文獻記載顯示,南宋以後吳語的麻二字已經讀後高化元音,有別於中原漢語的 [*a]:各種語音史資料裏透露出北宋以後麻三已從《切韻》的 [*ia] 變作 [*iɛ],而共同吳語的麻三則可以追溯至《切韻》的 [*ia]:至於佳韻,現代吳語的讀音雖然與北方官話有相同的主元音 [a],但從音類關係來看,和蟹開一泰韻白讀同韻

是其基本特徵,此點有別於北方漢語。

- 2. 麻三字的演變呈現出吳語的南、北差異。北部吳語受官話影響甚重,因而文讀音豐富。共同吳語的麻三 [*ia] 在不少方言裏經歷了與麻二字相同的元音後高化演變: *a > a > o、*ia > ia > io。雖然麻三章組在北部吳語以失落 [i] 介音爲常,蘇州型吳語的麻三章組字讀 [o],其後高化未必如有些學者所認爲的是受聲母翹舌色彩的影響,因爲溧陽型吳語的麻三精組字也讀 [io],仍保留介音 [i],南部吳語(如雲和)也有類似的情形。南部吳語的麻三字呈現出 [ia]、[io]、[i] 三種韻母類型,其中 [io]、[i] 分別代表了麻三 [*ia] 後高化、前高化的兩種演變方向,[i] 在甌江小片又繼續裂化爲 [ei]。麻二、麻三字的元音後高化及相關韻攝字的鏈式音變是吳、徽、湘方言的共用創新之一。
- 3. 麻二見系字的文白對比不能僅僅著眼於舌根、舌面的聲母區別,其元音類型的不同也能透露出自源、外源層次的區別。金壇型、上海型、蘇州型吳語裏麻二見組如「家」字的所謂白讀 ka¹,其實是來自北方官話的老文讀,它取代了這些方言固有白讀 [o] 而成爲新白讀,該層次廣泛分布於江淮官話、西南官話以及贛、客、新湘等方言和閩語的文讀層。
- 4. 紹興型、蘇州型吳語裏麻二見系如「家」字讀 tçio¹,是北方型文讀聲母 [tç] 和吳語本地白讀 [o] (來自《切韻》麻二*a 的後高化)之間音系折合的結果。從層次分析的角度來看,屬於層次雜配的現象;從方言關係上看,它也是吳、徽、老湘方言早期聯繫的體現。
- 5. 吳語麻、佳韻的特字讀音,可以追溯至南朝《切韻》的麻佳合韻,也 是吳、閩同源的證據之一。對於閩語而言,麻佳同韻是大多數麻、佳韻字的 音類分合特徵,對於吳語而言,這只是部分麻、佳韻字的特點,屬於特字層 次。具體音值背後的音類分合能夠反映歷史演變的先後,孰先孰後,須參酌 漢語語音史而定。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隋·陸法言,《切韻》,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收入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唐·王仁昫撰,《刊謬補缺切韻》,裴務齊正字本,收入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 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
- 宋‧費袞,《梁溪漫志》,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5。
-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二、近人論著

- 丁邦新 1988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 13-22。
- 方松熹 1993 《舟山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方松熹 2000 《義烏方言研究》,杭州:浙江省新聞出版局。
- 水谷真成 1960 〈表示梵語「翹舌」元音的漢字——二等重韻和三四等重韻〉、《言語研究》37:45-54。收錄於朱慶之編(2005)《中古漢語研究》(二),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38-150。
- 王洪君 2006 〈層次與演變階段——蘇州話文白異讀析層擬測三例〉,《語言暨語言學》7.1: 63-86。
- 王福堂 2003 〈漢語方言語音中的層次〉、《語言學論叢》第 27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10。
- 王福堂 2006 〈文白異讀中讀書音的幾個問題〉,《語言學論叢》第 32 輯,北京: 商務印書館,頁 1-13。
- 王福堂 2008 〈紹興方言同音字彙〉,《方言》2008.1: 1-17。
-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 文出版計。
- 平田昌司 2005 〈《事林廣記》音譜類《辨字差殊》條試釋〉,《漢語史學報》 2005.5: 159-183。
- 平田直子 2003 〈北部吳語假攝開口三等章組字的語音演變〉,《吳語研究——第三

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74-79。

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指導組 1960 《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

李 榮 1966 〈溫嶺方言語音分析〉,《中國語文》1966.1:1-9。

李榮主編 2002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李新魁 1991 《中古音》,北京:商務印書館。

俞光中 1988 〈嘉興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988.3: 195-208。

秋谷裕幸 2001 《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松山:愛媛大學法文學部綜合政策學 科 1。

秋谷裕幸、趙日新、太田齋、王正剛 2002 《吳語蘭溪東陽方言調查報告》,神戶: 神戶市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部。

胡明揚 1992 《海鹽方言志》,杭州:淅江人民出版社。

孫官志 2006 《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 合肥: 黃山書社。

徐 越 2007 《浙北杭嘉湖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徐通鏘 1980 「寧波方言調查字表」(未刊手稿)。

徐通鏘 1991 〈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語言學論叢》第 16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46。收錄於徐通鏘(1993)《徐通鏘自選集》(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頁 22-69。

徐涌鏘 1991 《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浙江省桐廬縣縣誌編纂委員會、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方言調查組 1992 《桐廬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耿振生 1993 〈十八世紀的荆溪方音 ──介紹《荆音韻匯》〉,《語言學論叢》第 18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95-221。

袁 丹 2010 〈江蘇常熟梅李方言同音字彙〉,《方言》2010.4: 325-337。

張 琨 1985 〈論吳語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4: 215-260。

張 潔 1997 〈蕭山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997.2: 138-150。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

張光宇 2006 〈論漢語方言的層次分析〉,《語言學論叢》第 33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24-165。

張源潛 2003 《松江方言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曹志耘 2002 《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 版。 曹曉燕 2003 「無錫方言研究」,蘇州:蘇州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許寶華、湯珍珠主編 1988 《上海市區方言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陳忠敏 1987 「南匯音系」,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陳忠敏 1990 〈鄞縣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990.1:32-41。

陳承融 1979 〈平陽方言記略〉,《方言》1979.1:47-74。

蔡 嶸 1999 〈浙江樂清方言音系〉,《方言》1999.4: 266-276。

傅國通等 1960-1969 「浙江方言調查字表」(未刊手稿)。

傅國通 1990 〈武義話的同音字彙〉,收錄於傅國通 (2010) 《方言叢稿》,北京: 中華書局,頁 215-237。

湯珍珠、陳忠敏 1993 《嘉定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馮 1989 〈中古果假二攝合流性質考略〉,《古漢語研究》1989.4:61-66。收錄於馮蒸(1997)《漢語音韻學論文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267-282。

黃曉東 2007 〈浙江臨海方言音系〉,《方言》2007.1:35-51。

黃耀堃 2002 〈唐代近體詩首句用鄰韻硏究〉,《李白杜甫詩的開端結尾硏究》,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多倫多:多倫多大學東亞系;阿爾伯塔:阿爾伯塔大學東亞系,頁 53-80。收錄於黃耀堃(2004)《黃耀堃語言學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計,頁 243-268。

楊秀芳 1993 〈論文白異讀〉,《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 頁 823-849。收錄於丁邦新主編(2007)《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 海教育出版社,頁 81-105。

葉祥苓 1988 《蘇州方言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葉祥苓、郭宗俊 1991 〈官興方言同音字表〉、《方言》1991.2:88-98。

趙元任 1928 《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潘悟雲 1995 〈「囡」所反映的吳語歷史層次〉,《語言研究》1995.1: 146-155。收錄於潘悟雲(2002b)《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潘悟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11-126。

潘悟雲 2002a 〈吳語中麻韻與魚韻的歷史層次〉,丁邦新、張雙慶主編,《閩語及 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47-64。

蔣冰冰 2003 《吳語宣州片方言音韻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盧今元 2007 《呂四方言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錢乃榮 1992a 《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錢乃榮 1992b 《杭州方言志》,東京:好文出版。

錢曾怡 2003 〈長樂話音系〉,《方言》2003.4:299-313。

鮑士傑 1988 〈杭州方言與北方話〉,《吳語論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282-288。

鮑明煒、王均主編 2002 《南通地區方言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鮑明煒主編 1998 《江蘇省志·方言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戴昭銘 2006 《天台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謝雲飛 1991 〈麗水方言與閩南方言的聲韻比較研究〉,《聲韻論叢》1991.3: 333-380。

謝雲飛 1994 〈松陽方言的音位〉、《政治大學學報》86:1-39。

顏逸明 2000 《浙南甌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羅傑瑞 1990 〈江山方言中類似閩語的成分〉,《方言》1990.4:245-248。

顧 黔 2001 《通泰方言音韻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The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M*a and *Jia*Rhymes in Modern Wu Dialects Since the Time of the *Qieyun*

Zheng Wei*

Abstract

According to Xu Tongqiang 徐通鏘 (1991), there exist three basic types of phonological evolution in Chinese dialects: continuant, discrete and overlapping sound chang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1) The phonetic value of the ma 麻 II, ma 麻 Ⅲ, and jia 佳 rhymes can respectively be traced back to *o *ia *ai of the Common Wu 吳 dialect, and are the result of continuant change paralleling changes in the Hui 徽 and Old Xiang 湘 dialects. (2)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some special characters in the $ma \, \coprod \,$ and $jia \,$ rhyme groups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hyming phonemes, which various linguistic sources show we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Wu dialect at the time the Oievun 切韻 was written. (3)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the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ma Ⅲ *ia are reflected in the modern northern and southern Wu dialects. (4) The reflex tçio¹ (家 house), regarded as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the *ma* Ⅱ plus *jian* 見 initial group of characters in Suzhou 蘇州 and Shaoxing 紹興 dialect, is actually a combination of the colloquial final [o] in the local dialect and the northern literary initial [tc]. (5) The reflex ka¹ of the ma II plus jian initial group, regarded as th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of 家 in the Shanghai 上海 and Suzhou dialect, is

^{*} Zheng We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 result of the old literary pronunciation in northern Mandarin replacing the old local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an origin shared with the colloquial stratum of pronunciation in Lower Yang-tze river Mandarin, Southwestern Mandarin, Gan 贛, and Hakka 客家 and the literary stratum of the Min 閩 dialects.

Keywords: *Qieyun* 切韻,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Wu 吳 dialects, the *ma* 麻 rhyme, the *jia* 佳 rhyme, comparative dialectology